

又一次嚴苛試煉

文◎ 梁中英



本文作者 梁中英教授

今（二〇二五）年十月十日，我接受了一次十分嚴苛的試煉，正是我常提醒同齡老朋友的老人三大殺手之一——摔倒骨折，它和另外的二大殺手中風偏癱、老年癡呆一樣可怕，中風可經由長年服藥避免血壓突然升高，癡呆可用及時培養興趣，多與人交流預防，唯有這摔倒是瞬間發生，防不勝防。一般老人進入八十歲，筋骨迅速老化，穩健的腳步由緩慢進入蹣跚踉蹌，最後一如嬰兒學行，沒有撐攀扶持難以舉步，那就是需

用輪椅了。一旦摔倒骨折骨碎，後果實在太嚴重，我親眼看過很多老人就此臥床不起，再也無法自理生活，痛苦到雖生猶死。所以我經常勉勵自己，走路得專心，慎防摔倒，想不到頭來我仍難逃此一劫。

今年的雙十節風和日麗，我很高興的去參加一個祇有福利、沒有義務的社團聚餐，那是我父親的大學校友會，現在真正的校友已全部故去，所謂會員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。雙十節是這大學的校慶，每年都隆重慶祝，經費是會產出租的租金。這次聚餐地點選在大巨蛋底層的「巨星粵菜館」，我上午十點半乘「承德線」公車，一直到「國父紀念館站」下車，步行過馬路，對面便是大巨蛋了。開席前先發紅包，我得二個——節慶、生日、敬老。宴席相當高檔，人人大快朵頤。

下午三時左右我懷著滿載而歸的喜

悅步出餐廳，才走幾步，一分神舉步不穩便摔倒了。餐廳幾位服務員跑出來把我扶起，看我上了年紀又神色痛苦，一面攙我坐下，拿出救傷包給我清理左手肘流血的傷口，一面打「一一九」召救護車，我忙說沒那麼嚴重，但一會兒救護車已至，我祇簽一個名便開走了。我請服務員叫計程車把我送回家，他們又很貼心的扶我坐上計程車，當時我左腰雖痛，但充溢心中更多的是感動；台灣真是我們幸福的家，有那麼多熱心恤老的年輕人，又有隨叫隨到的救護車。

計程車將抵家門，我打電話要兒子良佐下樓等著我，我摔倒了，得扶我上樓梯。誰料我一下車感到激烈痛楚，根本站不起來，也絕對無法邁步，全身體重幾乎把良佐碩大的身軀壓得站不直，他連忙用「一一九」召救護車，然後打電話叫媳婦素琼檢齊健保卡等證件，下樓等車一起送我去榮總急診。北投的救



台北榮民總醫院全景

護車也和市區一樣快速到達，至此我才深感後悔，真不該婉拒剛才的救護車。榮民總醫院急診室我已兩年未到，看見內外又已修葺得煥然一新，病人及家屬雖擠而不亂，更無任何喧囂吵雜，進了榮總的急診室，大家似乎都有了安全感。外科醫生給我先注射止痛針，然後照X光，左側傷痛的原因立刻顯示出

來，被判斷為「左側骨頭頸骨折」，必須住院開刀治療。等候了一會，我被送上中正樓十八樓骨科的一八四病房，由一位負責創傷復健的鄭銘輝醫師主治。雖然不斷施打止痛針、口服止痛藥，我的劇痛仍難以遏止，連從急救床移至正式病床都要靠大家揪著被單的四角，躺著移動。

十月十一日上午開始，鄭醫師安排各種精密檢驗，十二日告知，我已年過九十，心肺功能又不佳，是否手術必須再認真評估。我問他如果不開刀的後果是怎樣，他說：「那就祇能靠止痛藥長期臥床難以痊癒了。」我連忙說：「我寧願冒險開刀。」十三日下午鄭醫師對我說：「現在決定明天上午開刀，採取《腦波導引理想鎮靜術一小時》，妳要自付麻醉費八千元，另外開刀植入的材料及術後敷料得自付一萬五千五百元，榮民和健保都一樣，妳有能力支付吧？」我允諾後由兒子良佐簽名。

為了提升我的體能，十三日夜間開始為我輸血。十四日清晨進手術室後的麻醉術真神奇，我覺得神智清楚，看到有人在身旁走動，才過了很短十多分鐘

便完全清醒過來，被告知手術已成功的完成了。更奇妙的是我那劇烈的痛感消失了，榮總外科的醫生太神奇，這已經不能稱醫術，應該稱魔術。

當天下午，鄭醫師進病房對我說：「妳明天便可以下床練走路了，越早練越康復得快，妳家如果住樓房，後天練上下樓梯，十七日便能出院回家了。」我說：「請讓我多休養兩天，十九日出院吧！」鄭醫師點頭說好。第二天早上，護理師果然拿來助步架，訓練我下床走路，步驟是：站直、助步架向前一步、先邁左邊痛腳、右邊好腳跟進，便算前行一步了。這時我的傷口已不很痛，祇



履帶輪椅

是全身無力，要靠助步架支撐著才能舉步，繼續練習，果然是越走越順了。在練習上下樓梯方面，因無助步架又腰部乏力，難以上下。良佐本想雇救護車送我出院，用擔架抬我上樓，因費用相當高而在網路上另想辦法，找到一種以坦克車原理發明的履帶輪椅，自設軌道上，乘坐它如同坐電梯一樣。良佐利用網路和出租方談妥，從榮總送返北投祇須付一千二百元。加上榮總的收費，我為這一次劫難共付出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四元。按一般健保計算的點數，榮總已算出高達十幾萬點，我這榮民遺眷的身份是佔了大的便宜，但這種福利最好別再享受了。

躺回自家床上，仍無力坐起，必需良佐把我拉起，良佐和素琼都要上工，大小便如何自理呢？我不斷嘗試，希望能找出合適的發力點，總不能長期依賴成人紙尿褲吧！兩天後我終於成功起床，柱著良佐為我新購的四爪拐杖，我能平安地掌握家中所有自理生活的動線，術後敷在傷口的神奇矽膠很快癒合，我都能自己洗澡了。

天主教徒活在世上，都很謙卑地自

認有原罪（佛教徒也自認有宿業）每一次劫難都是上天安排的試煉，我們應無怨無尤的領受，憑著自身的努力以及信靠天主所獲得的庇佑，我們終會通過試煉，又一次完成贖罪而享有更大的福報。對我而言，台灣榮民總醫院醫術特別高明的醫師、充滿愛心的護理師是天主賜給我的守護天使，我唯有感恩再感恩！

【後記】：

榮民服務處在榮民總醫院設置固定的詢問站，如果榮民對醫院手術必須自付的費用確有困難，可以申請補助。像我這樣高齡的病人接受過有相當風險的手術出院回家，他們則用電話關切地追蹤病人返家後的休養生活情況。我也接到了一通這樣的電話：「請問您是梁中英老太太嗎？康復情形如何？家中有人照顧您嗎？」我先謝謝對方的關懷，然後告訴他我恢復得特別好，我有兒媳同住，他們會照顧我。此外當然我要在電話中一再對榮總醫療大加讚揚，放下電話，我心中湧上陣陣的溫暖感。